

巴黎摩登

河西 著

Nocturne

— 阿尔方斯·慕夏 和他的时尚传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黎摩登

——阿尔方斯·慕夏和他的时尚传奇

河西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摩登：阿尔方斯慕夏和他的时尚传奇/河西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617-5281-4

I. 巴… II. 河… III. 阿尔方斯慕夏—生平事迹
IV. K835.14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5459号

巴黎摩登——阿尔方斯·慕夏和他的时尚传奇

河西 著

策划编辑 许 静

责任编辑 项纯丹

责任制作 李 瑾

装帧设计：ONG'S DESIGN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0.5

字 数 114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1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281-4/J·081

定 价 34.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目 录

自序 美女、海报和凝视的生产美学	1
第一章 乡下的孩子	7
第二章 波希米亚人	15
第三章 初露锋芒	21
第四章 慕夏风格的诞生	41
第五章 新艺术	65
第六章 巴黎的宠儿	81
第七章 广告与漫画	103
第八章 美国梦	117
第九章 斯拉夫之魂	131
慕夏年表	152
人名注释	154

美女、海报和凝视的生产美学

约翰·霍尔和佐腾智子在他们1993年出版的《阿尔方斯·慕夏传》中这样写道：
“慕夏笔下的那些美少女有着清新的面庞、清澈的双眸，令人迷醉。如今，这些形象已经攻占了大街小巷。我们通过海报、图文书、广告、复制品、剽窃者的仿造，已经了解并熟悉了这位画家。剽窃者也许会得到宽恕，因为他们为慕夏如日中天的名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这种名声较之于他的全盛时期还要令人侧目。”

1

阿尔方斯·慕夏是何许人也？他曾经创造了一个世界，却选择了消失在其中，一个人在新艺术荒凉的海滨踽踽独行。他被遗忘得太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他都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画家、一个在艺术史上可以用省略号代替其姓名的小人物，谁都不再提及他曾在巴黎的辉煌和风光。然而，当慕夏的后代于1992年成立慕夏基金会，致力于推广慕夏的艺术作品和艺术理念，在欧美等地举办一系列慕夏生平与艺术展；当1998年2月，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夫人哈罗娃为位于布拉格的慕夏纪念馆剪彩开馆之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向布拉格，为了一睹这位传说中的大师的风采。现在，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政府为其设立了纪念馆。纪念馆位于主要商业街上一幢18世纪的宅邸中，呈国际主义风格样式，旁边有一个小咖啡馆，还有一个很棒的礼品店。礼品店里出售的纪念品包罗万象，从精雕细刻的水晶玻璃、日历、雨伞、丝巾到可爱的鼠标垫等，应有尽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慕夏作品的实质：商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纪念馆每天上午10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门票是3.65美元，游客络绎不绝。和很多欧洲的纪念馆一样，慕夏纪念馆里也

会放一段20分钟的录像，简要介绍慕夏的生平及其艺术成就。馆中藏品重点是慕夏在巴黎时期创作的大量海报、油画、草图和其他装饰艺术品，当然也包括他后期回到祖国之后，所创作的一些政治性题材的作品，比如为发行的彩票所做的海报（发行这些彩票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奥匈帝国时期的德国化政策，促进国家统一）；或者为他的家乡摩拉维亚省的儿童筹募钱款，以使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不沦为二等公民；或者创办一系列青年人的活动，以促进他们的体质和爱国心——这种做法和后来纳粹德国的青年人运动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慕夏也许不会对女神法玛对其身后名声的迟疑和最终的慷慨在意。他的独创性非常鲜明强烈，其本身就很完满，甚至无需众人称道喝彩，以至于当他重新被艺术史界奉为上宾时，我们甚至没怎么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更别说去准确地评价他的艺术了。慕夏1860年出生于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是个有远大志向的艺术家。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画家，曾去布拉格报考美术学院失败，后经由一个艺术赞助人的经济援助，他决定去慕尼黑和巴黎学习绘画。在巴黎，他的资助人停止了这种好心，所以他必须接一些书本杂志和月历设计等等小委托来维持生计。他为莎拉·贝纳尔创作的《吉斯蒙达》海报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帮助莎拉巩固了她在巴黎舞台上龙头老大的地位，也使自己一夜成名。他赶上了一个充满刺激的时代：巴黎正流行维多利亚时代自由而不受约束的生活哲学，各种新发明在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自行车和汽车所引领的时尚潮流汹涌而来，它们预示着现代社会“喜新厌旧”的速度将远远超过古典时代，这就意味着新人辈出，也意味着被人遗忘的概率大大增高。

阿尔方斯·慕夏是他那个时代的安迪·沃霍尔，他用他那连绵不绝的曲线、明亮的色彩、隐晦的背景和曼妙的、半遮半掩的女性形象，在巴黎爆得大名，并且成了一名媒体巨星。这位杰出人物的全部作品都打上了他天才心灵的印记。在他曾经涉足的领域——海报、珠宝、家具、书籍装帧——他都用奇巧的构思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他笔下的女性用她们意大利通心面般的头发、飞扬的裙

Mocha

裾、纯洁、率真但多少有些轻佻的面容而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虽然慕夏并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大多数的时候，他喜欢躲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享受羞怯的乐趣，但是他的设计却为他带来大众的狂热，人们从街头墙面上裁下刚刚贴上的海报，然后带着负罪和狂喜的矛盾心情不辞而别……

海报是一种比较原始形态的广告。在19世纪末，为商家所做的海报几乎都被美女形象所占据。女性在公共领域的粉墨登场削减了男性的权威，带着对人类社会全部道德机制的嘲讽；女性以一种不知餍足的激情形象（她们似乎渴望被观看和凝视，渴望成为这样的模特儿，可在当时，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人们在其背后的指指点点）出现，向人群中抛射着一张张熠熠生辉的绸缎般的脸。她们不再为某一个人（老公）所独享，她们是公共的，在普遍性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然而，同时，正如约翰·伯格所说的，这又使男性将她们对她们凝视也发展为一种消费的衍生物。毫无疑问，在海报中，女性和商品一样是贩卖的对象。不管如何，人们怀着惊喜参半的心情，惊魂未定地凝视着这些美女海报，凝视着小巧的鼻子、赌气的嘴巴，凝视着她们托腮发呆的媚态和胸部的曲线，凝视着皮肤上紫罗兰色阴影的渐次变换……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观者的脑海中注满了深深的购物冲动：去购买这件商品，就像去占有他们的心上人一样。

凝视带来了想入非非。人们耽迷于形式上的冥想。美女像蒲公英一样到处撒播着：在广告牌上，在一个触手可及之处，她们的影像代表着她们本人所做出的举动多少有些惊世骇俗：她们缎带的带扣或环束、她们的康乃馨花饰、她们颈项上的几缕秀发和感人的手势在图解着商品，这给人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商品化的女人，她那高傲的下巴和婀娜多姿的身段，都是可消费的。

坚定的目光、火辣辣的目光催生出商品社会的又一波购物浪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商品都必须“性感”，为人所宠爱和爱慕，针对着观者/购物者并不牢固的道德立场，美女海报建立起了一套“恋物癖”的商品法则，即购买商品成了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买春活动”。从笃信上帝的万能，到抛弃陈词滥调的、危言耸听

的原罪，笃信金钱的美德和天赋，现代社会经历了一次观念变革，这种变革在美女海报及其凝视机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美女海报是商品经济的一个隐喻，它的出现和风靡一时应验或者印证着一句老话：欲望无垠。美女是一种性的暗示，她们用性感狂野（如当下的广告）抑或端庄贤淑（如慕夏的部分作品）的眼神告慰着凝视者：你已变成了上帝，你用金钱和上帝般的观看取代了那个虚无缥缈者的地位，你戴上了他的冠冕，用他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以前一直束缚着你的道德禁忌正在分崩离析。这真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现代性快感。

海报也是一种可复制的艺术样式。随着印刷工业的发展，对艺术的机械复制在公共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习惯。人们需要一种表现和解释日常生活的石版画来丰富纯艺术所未能触及的领域。人们希望自己被表现、被画入绘画中，而不希望绘画永远只是贵族的游戏。机械复制使这种愿望成为了可能，而慕夏的创作也恰逢其时。

当然，慕夏并没有完全被商品社会所绑架，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只有在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架上绘画画家后才能达成，在他遭受前卫批评家的冷嘲热讽后更坚定了这一保守的念头。他很快就从巴黎这个是非之地走了出来，去了美国，他找寻艺术赞助人，以摆脱这种让他觉得是犯罪的海报设计。当他遇上慧眼识英雄的克莱恩先生时，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了。他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在这座童话般的城市里埋头创作长篇巨制《斯拉夫史诗》。绘画中的慷慨激昂在现实中却遭遇了冷漠和冷淡，在捷克，在他的故乡，他反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似乎真的犯了某种罪，就因为他曾在“19世纪的都城”巴黎创作出了具有新艺术风格的海报和其他商业性设计产品，就因为他现在又“心血来潮”画什么史诗性的巨作，完全不考虑现代艺术的发展潮流。最终，他被捷克艺术界摒弃在外。慕夏的悲剧其实也是一个现代与古典冲突的悲剧。慕夏的骨子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抵制着商业规则对其心灵的清洗，他的心中永远有一个未受现代社会污染的古典王国：有着仙女一般的美人、鲜花灿烂、果实累累，即使是严寒也显得如此温馨。

《斯拉夫史诗》对他而言是一次寻根之旅，同时也在对那些不知自己活着为何的捷克同胞进行启蒙。他相信他们会和他一样热爱这段民族的苦难史，因为他们无可回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慕夏受邀设计了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的第一套国徽、钱币和邮票。慕夏为斯拉夫人的历史所创作的20幅尺幅巨大、宏伟壮丽的油画却并未被展出，虽然慕夏将它们捐献给了布拉格市政府，但它们还是被安排在了摩拉维亚一个名为摩拉斯基克伦洛夫的小镇的一个城堡里。在他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因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而被打入冷宫，如今它们已是身价倍增。慕夏成了一个弗里达或凡高式的人物，他坎坷的经历成了某种财富，令他平添了一些神秘感。现在，他不需要再凝视着那些身体僵硬的模特儿设计海报了。他的作品被印成画册出版发行，他笔下的美女人像再次在欧美世界成了一种时髦。而慕夏晚年多少有些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如今似乎也为他的作品打上了光环。这一光环是夸大了他的作品价值，还是名至实归，都交予历史评判吧。

感谢许静小姐和储德天小姐为出版此书所做的努力。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感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给我鼓励的老师和挚友们。这本书也是写给你们的。

河 西

2005.12.31

乡下的孩子

1860年7月24日，阿尔方斯·慕夏(Alphonse Mucha)(图1)出生于捷克的摩拉维亚省(Moravian)南部一个经济水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小村庄——伊凡齐芝(Ivancice)(图2)。他的父亲安德里亚斯·慕夏(Andreas Musha)因为在奥地利皇帝的军队里当过几年大兵，退役后总算谋到了一份公务员性质的工作，还不至于饿肚子。安德里亚斯·慕夏在当地的巡回法庭里当了个跑腿的廷吏，法院离家很近，据说和监狱是一幢房子。虽然收入菲薄，但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一穷二白，此消彼长，所以他勉强还能挤上当地的中产阶级的“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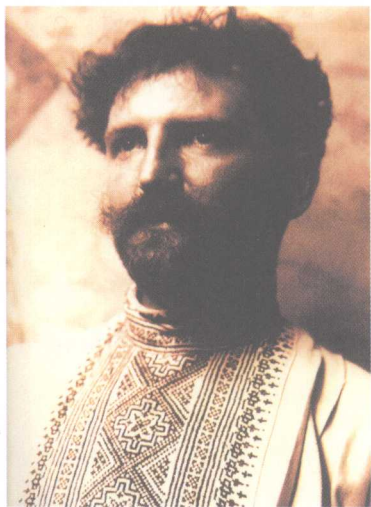


图1

班车”。他的第一任妻子身体欠佳，是个痼病鬼，天天咳嗽，咳得越来越厉害，请医生一看，医生说是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就宣判了死刑。老慕夏挣的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给妻子治病，后来索性就听天由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先行一步。一开始，



图2

老慕夏还信誓旦旦以后“不谈爱情”，但当他遇上“如假包换”的中产阶级阿马利埃·马拉的时候，一切前尘往事都成云烟。他再一次堕入爱河。马拉是一个磨坊主的女儿，受过教育，居住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当地给贵族当家庭教师，有着稳定的收入，而且小有名

气。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品位不俗，沾染了大城市里那些贵族的生活习惯，没事就喜欢到剧院看歌剧和话剧、到画廊和美术馆里欣赏油画，看来，她对美术的兴趣后来一定深深地影响了慕夏。慕夏是他父母的矛盾产物，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多少还是有些门不当户不对，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们婚后育有一子二女，加上慕夏父亲与前妻生的一子二女，这个大家庭一时间热闹非凡。1858年，阿马利埃·马拉和慕夏的父亲喜结连理。两年后，他的母亲生下了他，并给他取名阿芬斯·慕夏。也许嫌这个名字太过捷克化，慕夏到了大城市巴黎后，像暴发户一样丢掉了父母的好意，将其名阿芬斯(Alfonse)改为阿尔方斯(Alphonse)，一个更法国化的名字，不由得让人想起大文豪阿尔方斯·都德来。

没有计划生育的结果使安德里亚斯夫妇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虽然家庭并不富裕，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夫妻俩省吃俭用，没有让一个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比如像他爸爸那样的公务员)，过上吃喝不愁的生活，能养家糊口，最好还能光宗耀祖。对于这个小儿子，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让他去当牧师。在当时，在罗马教皇的庇护下，牧师是一份稳定而又让人羡慕的工作，如果慕夏能够成为神职人员，那真要谢天谢地了。但父母的期许注定要落空，神圣的牧师头衔不会降临到慕夏的身上，因为上苍已经赋予了他另一方面过人的天分。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他与众不同。还没有学会脱离父母佑护的双手、独立行走之前，他就会画画！他的母亲对此持一种支持和赞赏的态度，她听别人说应该多让他画，想画就画，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他对艺术的兴趣。于是，慕夏的父母就用一根丝带系上一支铅笔，挂在他的脖子上，随便他在房子的每一个可以充当画布的地方信手涂鸦。不论是墙面、家具、衣服还是窗帘上，都曾留下过他稚嫩而又充满童趣的画笔。如果他的个子够高，双手够得着，天空估计都可以成为他的试验田了。他生来是个左撇子，但上学之后老师教会了他如何使用右手，他们采用劝诱加恐吓的方法，声称左撇子是撒旦派到人间来的魔鬼的一大特征，连哄带骗要让他改掉了这个“坏习惯”。当然，天性是强行抹杀不了的，慕夏学会了用右手，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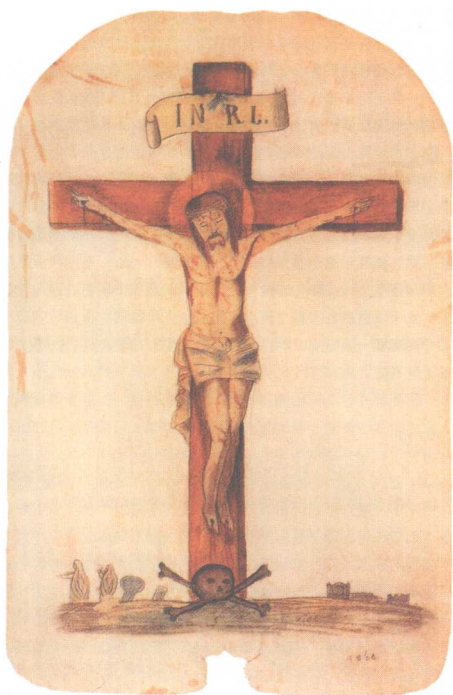


图3

的左手也没闲着。他是个“左右开弓”的画家，后来之所以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在巴黎时创作一幅作品的用时很短，效率很高），看来与他会双手齐飞这手绝活也不无关系。他用右手做一些画画这样需要巧劲的细活，而用左手来做一些需要力气的体力活和手工活。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而且做起建筑模型和雕塑来也很有一套，批评家称赞他的这一类作品“近乎完美”看来并不是客套。整个童年时代，慕夏一直作为一个神童而生活在聚光灯下，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村庄中，本来新鲜事就少，一百年都不一定出个人物，忽然冒出一个大家都值得说道说道的神童，大家也都来了精神。慕夏在回顾这段往事时，这样评价自己：“作为一个

孩子，我总是受人关注的焦点，即使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人们还是不依不饶。”

他小时候的另一大爱好是音乐。母亲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也把他带在身边，一来二去，他对宗教音乐也产生了好奇。他参加了当地的圣乐团，在唱颂弥撒中一展歌喉，他还喜欢上了咿咿呀呀的小提琴，他认为这是他听到过的最动听的乐器。他对上帝的虔信苍天可鉴，他用水彩画过一幅《十字架上的基督》（Crucifixion）（图3），虽然那时他只有8岁，却已经显露出他在艺术方面超乎常人的把握能力。画面上的基督双目紧闭，身上伤痕累累，膝盖微弯，手心、脚背和肋部流着鲜血，褐色的基调衬托出一种悲痛的氛围，整体构图中规中矩，却也让人不禁暗自吃惊，毕竟，这位少年仅仅依靠一种虔诚就逼近了艺术的真谛。1871年，11岁的慕夏进入布尔诺中

学求学(布尔诺是摩拉维亚的首府)。他住进了佩查夫修道院,成为该修道院少年圣乐团中的一员。在这里,虔诚的慕夏有机会表现他对基督无私的爱。他的心中只有基督,他常常在壁龛前跪上半个小时,愿意成为基督墓前最可靠的侍者。他的面前是象征基督坟墓的阴森森的壁龛,但那些供奉基督的鲜花散发出的好闻、令人陶醉的香味,消解了死亡的恐怖气息。和真人一样大的木雕基督像以一种悲怆的姿势挂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花环,被蜡烛的圣光所笼罩。他陶醉在其中,闭着眼睛,感受着上帝的恩惠从静谧的空气中无声地传来。他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相信真的有一个神在冥冥中注视着他、佑护着他。他像他的母亲一样跪拜、咏唱和祈祷,直到他被赶出修道院为止。说来也实在是不公平,四年后,他遭遇了男性一生中一个不起眼的变化——变声。他的声音变粗了,不再是那个像女声一样清脆干净的小男生了,他不知道是该感激上帝的赐予还是诅咒他,因为这让他失去了继续在圣乐团中演唱弥撒的席位。还没有变声的同学嘲笑他是只“公鸭子”,他的声音在整个乐团的排练和演出中也真的显得非常突兀,这让他苦恼万分。也许是圣乐团中的挫折影响了他的情绪,他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从中不溜秋向着崩溃的边缘大步前进。他跟不上学习进度,并且一再遭受学校师生的白眼。百般无奈之下,慕夏只得不愿意地选择退学返回家乡。此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语言上的差异,这里的人都讲德语,伊凡齐芝虽然也很靠近奥地利,但他们却都说捷克语。语言上沟通的困难让他很容易被孤立起来。慕夏宣称自己在布尔诺的四年简直就是虚度光阴,在这里,他没有交到知心的朋友;更让这个“爱出风头的少年”忽然从受追捧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一切让他惶惑而疲惫。当然他也不虚此行,在布尔诺期间,他有机会去厄斯蒂和奥勒希教堂参观,那里有德国画家恩拉夫所画的壁画,这些壁画让他震惊,这就像是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他被彻底征服了,他想要成为和恩拉夫一样伟大的画家,他相信他一定能达成目标。

由于父亲的“后门”,他得以在法庭中担任书记工作。当地民风纯朴,也没有

多少事压在这位青年人的肩膀上。他不再想什么嗓子的表演了，他变得沉默寡言，比迷上音乐之前更加狂热地投入到绘画中去了。他的法庭书记簿成了他表达心中所思、所想的廉价工具——看来他需要一个发泄不满情绪的地方。他在书记簿上画吉普赛人的肖像，设计中世纪《圣经》书或者威廉·莫里斯似的装饰性文字，还画舞台背景及演员，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舞台上光彩耀人的明星大腕。为了实现自己在绘画上的梦想和抱负，1878年，慕夏报考布拉格的美术学院，这是捷克当时最好的美术院校之一，竞争相当激烈。结果令人沮丧，慕夏没有得到主考官的赏识，不仅名落孙山，还被那位刻薄的主考官讽刺了一句：“好了，小伙子，请不要浪费时间了，请找一份适合你的工作。”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打击也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回到伊凡齐芝后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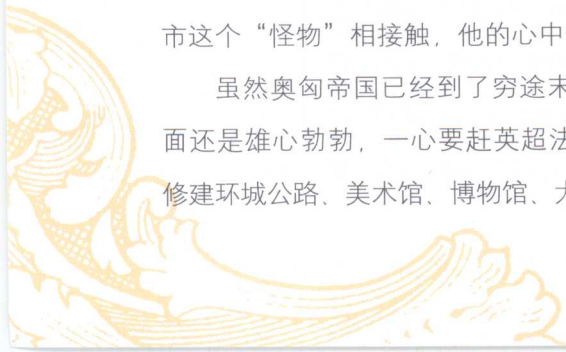
他的父母对这个不务正业的孩子忧心忡忡，但也无能为力。他们希望能帮他在政府里谋到一个更好的职位，但这显然已经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在乡村，无所事事的慕夏经常会去乡间散步，或者坐在小河边，为百合、蔷薇、风信子、牛蒡以及各种野地上常见的、无名的小花绘制它们的“肖像画”，这种训练显然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成了慕夏的一种绘画情结，我们可在他在巴黎赖以成名的海报和版画中频繁地见识到它们的影子，尽管它们是以一种风格化的、近乎矫饰的形式出现的。

在乡间，河对岸一片郁郁苍苍的小树林一直延伸到远方，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偶尔传来几声笛声，几头骡子负载着粮食从小路上走过，薰衣草和迷迭香丛中的阵阵鸟语让他暂时忘记现实的忧愁。这里是著名的葡萄产地。每到葡萄采摘季节，一箩筐一箩筐的葡萄带着阵阵葡萄特有的清香随风飘散。葡萄将被酿成甜美可口的葡萄酒，在橡木桶中发酵，以存放时间的长短来评判它们的价值。对于农村前现代缓慢的抒情风格，慕夏具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说德语的那些布尔诺人对他的歧视激发了他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埋下了一颗日后要为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斯拉夫民族写下最真实、最有力的证词的种子，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日后他为什么要毅然放弃在巴黎和纽约的幸福生活，转而创作《斯拉夫史诗》；

另一方面，他背负着神童的美名（当时已经逐渐成了某种笑谈），这种心理暗示让他对自己的才能即使遭受他人的耻笑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他相信自己不是一个“乡下人”的命，他可以在繁华的大都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维也纳、巴黎、布拉格、伦敦波西米亚祖先留下的躁动、不安的基因像一堆火在他的体内熊熊燃烧。从布拉格考试失败回到家乡休养生息的一年，是“在父母微薄收入的庇护伞下，与残酷的生活进行无聊的搏斗的过程”。他有时一定也担心自己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再不会遇上什么展露才华的机会，但幸运的是，他还是坚定地迈出了浪迹天涯的第一步。

第二年秋天，耐不住寂寞的慕夏凑巧看到一张新闻广告，上面写的是：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正在征召舞台装置工人。由于匈牙利民族主义分子在维也纳内部的煽动，奥匈帝国于1867年建立，其领土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以及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及意大利的一部分，所以维也纳当时也是捷克人的首都。和许多打工者一样，怀着对大城市的渴望和憧憬，19岁的慕夏毅然辞别了父母，只身前往首都，从此开始了几十年浪迹天涯的艺术之旅。这个乡下孩子还没见过什么世面，维也纳的一切都让他感觉新鲜。维也纳是欧洲一座具有磁性的山脉，它能让意志不够坚定的罗盘指南针发生偏移。维也纳相对于平静的小山村伊凡齐简直就是一座迷宫，19世纪末的维也纳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拔地而起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像巨大的怪兽蹲在夜色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像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一样渗透出无穷的力量，将慕夏推向一个由发达资本主义所操控的物质世界。街上的行人、百货商店、供出租的马车或倚在门窗旁的汉子，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了维也纳努力赶上巴黎都市化程度水平的决心。在一个人口稠密而又彼此不相识的异乡，想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对于慕夏这个乡下孩子来说更是这样。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都市这个“怪物”相接触，他的心中一定萌生着、涌动着种种异样的躁动。

虽然奥匈帝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其末代皇帝弗兰兹·约瑟夫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雄心勃勃，一心要赶英超法。于是大兴土木。他下令拆除了维也纳的城墙，修建环城公路、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等大型公共建筑，而咖啡馆、饭店、银行和连



排公寓也逐渐成了都市居民日常进出的场所，给许多从事剧院装潢的工艺美术师以发展自己业务的空间，各种名目的工作室由此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作为著名的音乐之都，维也纳人对歌剧和交响乐近乎痴迷。1869年5月25日，宫廷歌剧院新楼在维也纳市中心落成开幕。原来的歌剧院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如今，由建筑设计师奥古斯特·冯·泽尔卡茨堡和室内设计师纽里设计的新楼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之能事，极大地满足了奥地利人在音乐方面有些变态的民族自豪感。这幢大楼历时八年才完工。由于工期太长，两位设计师都没有熬到大楼落成就驾鹤归西了。

在这股淘金热中，出身慕尼黑美术学院的奥地利画家汉斯·马卡尔特(Hans Makart)是其中精明强干、业务蒸蒸日上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包工头式的小老板。马卡尔特在1869年回到维也纳，十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美术学院教授。就在这一年(1879年)，一个大项目让他名噪一时。约瑟夫皇帝的银婚庆典最终决定由马卡尔特出任艺术总监。他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性很强的绘画在当时的维也纳很有市场，特别为皇家所认可。慕夏在维也纳期间曾经多次去马尔卡特的工作室“取经”，这里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也许要比他在工作室所学到的手艺还要让他受益。值得一提的是，马卡尔特的一位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分离派”主将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图4)。但没有迹象表明，慕夏和克林姆有过怎样的接触或者友谊。马卡尔特工作室里挂满了装饰品，慕夏在这里大开眼界，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慕夏有能力在巴黎建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就刻意地模仿了马卡尔特工作室的风格。

但维也纳似乎也并非慕夏的福地。慕夏和几个学徒一起住在拥挤的小屋里，学习着如何将维也纳这座音乐之都的剧场装饰成有钱人消费和娱乐的乐园。在一天繁重的工作之后，他还要抽出时间来继续“充电”，他报了一所美术设计夜校，常常学习到深夜。和波德莱尔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就像徘徊在资产阶级的边缘——永远将自己视作一个持不同意见者，慕夏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融入其中，摆脱自己的乡村身份。但结果却依旧是一次次冷遇。两年后(也就是1881年12月)，维也纳